

『四支笔』的奋斗人生

□平党申

有缘千里来相会。2017年4月至2021年8月,刘京渠、南延峰、石丰周和我,昔日《汝州晚报》四个老通讯员,有幸先后相逢在汝州西北夏店古镇,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战斗岁月,加深了友谊,谱写了各自人生的精彩一笔。

我们四人是20世纪90年代《汝州晚报》的老通讯员。当时,刘京渠在温泉镇工作,南延峰在卫生局工作,石丰周在骑岭乡工作,我在夏店工作。在为《汝州晚报》写稿、投稿的过程中,我们彼此相识,相互取长补短,常常为对方能在报纸一角发一个“小豆腐块”而打电话、发短信表示祝贺。

因经常写稿,他们三人进步很快,先后走上了领导岗位。2017年4月在夏店镇相逢时,刘京渠任夏店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南延峰任夏店镇纪委书记,石丰周是汝州市工信局副科级干部兼驻夏西村扶贫工作队长。只有我一人依然如故,战斗在夏店镇新闻宣传一线。

刘京渠 项目建设中的出彩人物

2017年4月到任,2019年9月离职,刘京渠在夏店镇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在职期间,他敢打硬仗,善于攻坚,为夏店镇赢得了多项省市级荣誉。

2016年12月,夏店镇建前,项目建设滞后。刘京渠到任后,项目建设重担放到了他肩上。面对组织的信任和全镇人民的期盼,刘京渠迎难而上。他首先把眼光放在省重点项目平煤神马集团夏店矿复工

投产上。该项目计划投资32亿元,计划建成年产150万吨的现代化智能矿井,2010年5月开工,2014年6月由于国家政策原因缓建。为及时跟进项目,刘京渠担任夏店矿复工联络人,多次主动到企业对接,了解夏店矿建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多次深入企业所在地磨庄、上鲁等村调研,和干部群众促膝谈心,有效化解了多起久拖未决的企地纠纷和矛盾。精

诚所至,金石为开,2019年9月,夏店矿顺利复工,刘京渠脸上露出了笑容。在刘京渠的带动下,夏店镇其他副科级以上干部也积极联系分包企业,为企业建设保驾护航,先后有夏店矿、许继风电、华能风电、华扬农牧、汇捷农牧等5个投资亿元以上项目在夏店镇落地并建成投用,拉动了夏店镇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加快了夏店工业强镇步伐。

南延峰 廉政建设中做表率当先锋

和刘京渠相比,南延峰算是一个“老夏店”了。他从2016年5月任职到2021年6月离任,在夏店镇纪委书记位置上工作了整整五年。

两袖清风。打铁还须自身硬,五年中,他推了无数次宴请,拒绝了多次人情,得罪了多个亲朋好友,但他坚守了廉政底线,保持了夏店政治生态一方净土。他多次自掏腰包,慰问帮助困难群众,给加班同志

买餐充饥。五年中,他没有伸手向政府报销过一分钱,没有因私事打扰过一次镇村干部群众。他家住汝州城区,距离夏店有20多公里。他不会开车,为了不麻烦别人,他经常骑自行车往返于汝州城区与夏店镇之间。

兴趣广泛。南延峰喜欢旅游,利用节假日时间,我们结伴游历了夏店古镇玉羊山、柏崖山等名胜古迹,他沿途拍摄绿水青山,制作抖音、美篇,宣传生态夏店,也鼓励我多发稿子,提升夏店知名度。有几次下班后,我们徒步跋涉,经陵头镇前户、后户,骑岭乡大张水库、水泉、安洼药王庙,穿越20多公里,历时多个小时返回汝州城。一路上,他向我介绍长在路边的各种不知名中草药的学名和用途,我常常被他的博学和丰富的生活情趣而感动,忘记了旅途的疲劳。

石丰周 扶贫路上的“拼命三郎”

从2017年4月任汝州市工信局驻夏店镇夏西村扶贫工作队长,到2021年10月离开夏西,石丰周在夏店镇扶贫战线上战斗了四年零八个月,与夏西村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

决战脱贫一线。夏西村曾是省级贫困村,2017年5月,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

石丰周带领驻村工作队重新认定了夏西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为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他培养了养牛、种植大户李书正,养牛户葛会军,勤俭的“五保”老人平永振,不怕艰辛的养羊户马正卫等脱贫典型。通过3个合作社、5名致富带头人,发展牛羊养殖和烟叶、艾草等特色种植,使

一半贫困群众有了增收产业。他积极争取860万元财政资金,又从“娘家”汝州市工信局争取25万元,在驻村实施了整村推进、安全饮水、光伏发电站等项目,帮助夏西村建起了游园,修缮了道路,建起了文化大舞台。2019年年底,夏西村提前退出贫困村行列。

平党申 因为热爱,一直在新闻宣传岗位上坚守的我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夏店人,师范毕业后回到了故乡任教。其间兼职从事新闻宣传。30多年来,我用手中的笔先后在国家、省、市报刊媒体发表大量新闻稿件,提升了夏店知名度。我工作生活充实,无怨无悔。

作者简介:平党申,生于1966年10月,中小学高级语文教师,汝州市作家协会会员,现从事新闻宣传工作。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作为昔日《汝州晚报》的“四支笔”,我们为能在夏店镇相逢、一起为夏店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感到骄傲和自豪,尤其是三个外乡人,他们用自己

奋斗的传奇故事,告诉人们成就是奋斗出来的这一真理。高山流水待知音。作为“地主”的我,有义务将此段汝州文坛四友相逢夏店古镇时奋斗拼搏的成功喜悦的美好时光记录下来,以此勉励前行。

在部队学开车



解放牌车队 申甲由 供图

当年的解放牌汽车驾驶员是申甲由的排长李怀阁 申甲由 供图

□申甲由

“当过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这是男人们坐在一起时发自内心的感慨。特别是老战友们聚会,酒酣耳热的时候,谈起自己刚到部队上的无知和一些荒唐举措,每每都忍俊不禁,笑自己就是一个憨山瓜子,卧在井底下的青蛙,没见过大天大地。

我们当年服役的部队是一个汽车团,到部队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连训练,完成了从一个老百姓到一名合格军人的跨越,分配到各个连队后,然后分批去司机训练队学开车。那种新鲜劲儿,别提有多高兴了。像我们这样一些刚走出校门的孩子,特别是打山区入伍的社会青年,不要说是开汽车了,长这么大就连汽车都没见过几次。大家心里一高兴,工作就主动,光想着得跟班长搞好关系,争取多学些真本事,早一天能够驾驶上汽车,潇洒洒洒上路,风光光地跑运输。

只是没有想到学开汽车还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要先上理论课,坐在教室里跟上学一样,听老师讲汽车的机械构成,什么是油路系统、电路系统、发动机系统、润滑系统、冷却系统、传动系统、制动系统、减震系统、转向系统等。听得我们这些学员头昏脑涨,如堕五里雾中。原因是这些从农村里出来的新兵蛋子,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基础,完全是从零开始,所以都学得十分吃力。终于等到理论学习结束,接下来是拆解、组装。就是把一台好端端汽车上的所有零件一个个拆下来,拆成大大小小一大堆“废铁”,乱七八糟在地面上铺成一大片,学员们当时全都蒙了,满眼惊恐,心里都在想:“这下去球,狗咬刺猬,无法下叉子了!”没想到人家班长是嘎巴吃饺子,心里边有数,吩咐学员们把拆开来的汽车零部件一件一件用汽油清洗干净,然后安排学员们先装这一件,再安那一件,两天时间,可又把散落在地上乱七八糟的铁疙瘩组装成了一辆汽车,摇把一搅,响了,一把能启动;搭手一推,走了,一人能推动;刹车一踩,停了,一脚能制动。稀奇吧?

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没有金刚钻,人家班长也不敢摸那瓷器活。拆解和组装的过程,就是要让学员们学到真本领。过了这一关,终于可以开车上路了。第一步是起步、停车,这是最基础的驾驶要领,只有练习好了起步停车,才能上路行驶。学员们可以一个换一个走进驾驶室了,大家心花怒放,满脸喜悦。

有一天,班长通知让保养车辆,学员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啥是保养。班长说,保养车辆,就像是医生给人检查身体,有病治病,没病预防。平时只有把车辆保养好了,做到心里有数,才能保证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不出故障。于是大家按照班长的分配,分别对汽车的各个零部件进行保养。有一个郭姓的战友,来自山区农村,心眼儿有点实诚,坐在驾驶室里,负责给钻在地沟下面的班长递工具。一会儿递扳子,一会儿递钳子,班长要啥他递啥。过了一会,班长在下面喊:“小郭,把螺丝刀递给我。”他随声答应着,手忙脚乱在工具箱里扒拉来扒拉去,就是找不到螺丝刀,翻腾出来好多尘土,直往班长头发上掉。时间一长,班长气急败坏,从地沟里爬了上来,拿起工具箱里面的螺丝刀,用那螺丝刀的木柄,在他的手背上敲了几下,满脸威严地问:“这是啥?这是啥?”郭姓战友的手背被班长敲得生疼,心里委屈,嘟嘟囔囔回应班长:“在俺们家里,这东西都叫它改锥,或是起子,谁知道它是螺丝刀?”班长扑哧一声笑了。

班长看小郭只认识改锥,不知道改锥就是螺丝刀,又好气又好笑,没有和他计较。就让他去材料库,领一根油门回位弹簧。小郭心中不快,但也不敢犯事,还是得去。一路上还在想螺丝刀的事情,思来想去,还是怨咱农村里的孩子没见识,真的不知道改锥就是螺丝刀。来到材料库,保管员也是咱们老乡,一起入伍的,是县城里的知识青年。老乡见面,自然亲切,办事方便。小郭说:“班长让我来领一根油门回位弹簧。”老乡二话没说,随手递给他一根螺丝。这一下,小郭憋不住了,气不打一处来:“还说是老乡呢!你也捣我。刚刚为改锥是螺丝刀的事情挨了起子把,人家要油门回位弹簧哩!你给我一根螺丝,让我回去咋交代?”老乡乐了,笑着说:“老兄,不骗你,这就是回位弹簧,在咱们家里叫螺丝。”小郭将信将疑,拿起油门回位弹簧,边走边琢磨,慢慢终于想明白了,其实这东西还是那东西,只是叫法不一样,所以就显得有人聪明,有人笨蛋。毕竟,就是螺丝,起子,就是螺丝刀。有些事当你弄明白了,心里也就敞亮了。

其实这世间的事情原本就没有复杂,都是隔着一层窗户纸,一戳就破。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慢慢地也就摸透了汽车的脾性,才理解老兵们经常说的“汽车汽车,它就是气个东西”一点儿不假。你把它保养到位,伺候好了,它才给你干活,一路轰鸣着,学得多快。你要是把它当回事儿,只管开,不修理,捣起蛋来,还真能把人给气死。

有一天下午,班长让一个王姓的战友给汽车打黄油,说是明天司机队有可能组织野营拉练,提前做好准备。王姓战友欢天喜地跑到车库,把汽车发动起来,开到地沟上,拿着黄油枪,挨着黄油嘴儿一个一个往里边挤黄油。我们司机队用的教练车全部是吉斯150,也就是解放牌汽车的前身,是苏联老大哥抗美援朝时期支援我们的装备,到后来退出现役,改做教练车继续发挥作用。小王从钢板销子的黄油嘴打起,然后跳进地沟里,把传动轴、过桥、转向节拉杆球头、汽刹皮鼓上的黄油嘴打完,再钻出来打开引擎盖,打方向机、水泵轴承……把车上该打黄油的地方全部打了一遍,忽然看到化油器的浮子室上还有一个黄油嘴,未及多想,顶上黄油枪使满劲儿往里边挤黄油,直到打不动为止。操作完成后,回去向班长报告,所有黄油嘴全部打过,一个不剩。班长夸赞道,真好!

第二天早上,果真是野营拉练科目,整个司机队45台车集体出动,副队长站在车门口举着红旗小旗指挥,教练车一辆接着一辆鱼贯驶出。轮着我们班的汽车出库,站在前面摇车的学员摇了一把又一把,汽车怎么也发动不着。坐在驾驶室里的班长急

了,挥了挥手,示意摇车的学员抽出摇把,开始打马达启动。马达声由急促变成迟缓,还是不能将汽车启动,只得排在我们后面的车辆高一声低一声鸣起喇叭催促,副队长也从门口跑过来,用绿旗指挥后面的车辆先行驶出,班长急忙打开车门跳了下来,开始排除故障。“喇叭不响灯不亮,下去摸摸保险杠。”这是学员们初学排故障时流传的一句俗语。现在的情况是按喇叭也响,开大灯也亮,说明不是电路的问题,只有检查油路了。班长打开引擎盖,用化油器下面的手动油泵泵油,感觉一点压力也没有,拿扳子卸安在化油器浮子室上面的黄油嘴卸下来,往里一瞅,化油器的浮子室里全被黄油给塞满了,汽油进不去,难怪汽车发动不着,班长气得双手打战,二话没说,飞起一脚把小王蹬倒在地上……

为这事,班长挨了个处分。过后班长向小王道歉,说是当时不该发火,更不该蹬那一脚。他向司机队检讨,把责任全都揽下,责怪自己不该在化油器的浮子室上安一个黄油嘴,学员们不知道,不怨他们。

还有一回,是一个江西入伍学员办的傻事。早晨起床,班长让他去检查机油,说是上午要出车,给地方上拉木料。我们喜出望外,因为不仅可以外出开眼界,还能享受地方上的招待,大鱼大肉放开肚皮可劲儿吃。这个学员也是个“二五眼”,去检查机油不知道看机油标尺,打开机油口的盖子,看不到机油,就把挂在汽车龙门架上的机油壶取下来,咚咚咚地往机油口里面倒。一壶机油倒完了,瞅瞅还是看不见,灵机一动,跑去把旁边车上的机油壶也拿了过来,又加进去多半壶,直到机油口向外冒油,这才心满意足。到了出车的时候,班长一脚马达发动汽车,发动机里的机油隔着引擎盖往上蹿出老高,再一次把班长气得翻了白眼……

50年过去了,那些在我们当新兵时出的洋相,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记忆犹新,难以忘却。

作者简介:申甲由,65岁,农工民主党党员,编辑职称,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汝州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神牛啸天》,中短篇小说集《茵陈》《梦断汝窑》,散文集《泰山雨》;报告文学集《山高人为峰》,主编出版《汝州市人文志》《汝州市温泉镇志》《出彩汝州》《汝州人文史话》等专著,发表各类作品500余万字。



解放牌卡车 申甲由 供图

视觉汝州



丰收在望



玉羊夕照



麦收

>> 作者简介

葛次会,1962年出生于汝州市夏店镇,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汝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